專治血症經驗良方論

序

五行並生天地而民非水火不生活則五行中獨水火爲用大按諺三山六水一田之說而山又爲水之源則水之

用尤大人身小天地也譬諸天地山骨也水血也土田則肉焉而已矣以血貫於骨肉中猶水之源于山而流于土也水乾則土槁血殫則人亡

勢所必至理有固然歙州潘君雲師篤行君子也著治血症良方一書以爲人生水常不足火常有餘欲其壯水也莫先降火欲降火而以凉藥

治者什無一生以童便治者百無一死緣溲溺出於人身與血同源是以人補人焉爾雲師少通經術以久病讀方書盡得其典要知溲溺之功

用大久服不懈沉痼頓起且精健踰疇昔不忍以良方私諸己大暢厥辭以公海內是作者之意也潘君雖家海陽而久移崑婁之間與吾倩趙

茶陵婣婭茶陵曾稱其嗜學稽古卓爾不羣樂善好施根於天性今讀其書而知其人固篤於救世而小見之于方藥者乎唐陸宣公既謫忠州

常閉戶不見一人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瘴癘爲古今集驗方五十篇以傳世余名位遠不逮宣公而憂讒畏謗實過之今衰病日甚無意當世擬

學忠州集方以送日見雲師

所述而釐然有會於心遂題

數行以識于後

嵒

康熙壬辰歲之陽月

賜進士出身山東道監察御史

協理河南江南道稽察吏

戶二部事巡視南城督理

京營充

大清一統志纂脩官校對

御選古文淵鑒前內府中書科中書舍人管理誥敕丁卯山西主考加三級年家眷弟徐樹穀拜撰

序

天都潘子雲師近居吾里與余交言及前此屢患血症余因知其善病也而不知其善醫也後見軀幹日益魁偉余又第知其善頤養也而未暇詳其所以頤養也去年春舊疾復萌不踰時即愈且強壯一

如未發時余詢其故因出其所著服童便論示余曰此余之所以有病而卒無病也余將以療一已之病者療天下之病顧此中三昧非子不能知非子不能言余既惟子之是正并願得子言以弁於首使觀者知潘子之論亦即趙子之見

且令百千里外服其説者即無異
延趙子於家而服其劑也余因閱
其論而躍然起曰潘子於此道竟
已三折肱乃爾耶余嘗謂醫者視
病無不審其陰陽虛實者陰虛則
補陰陽虛則壯陽此一定之理而
陰虛者常至不治則以醫家但知

制陽以配陰而不知補陰以配陽也葢陰衰則陽盛非陽盛也陰不能制陽而陽亢乎上也醫者見其脈數虛大咽乾喉痒咳嗽吐血遂謂是陽之不可不制也而芩連知栢投之不已嗟乎陰陽之不可受伐均也今以陰虛故并陽而伐之

何異患風痹人曰吾左臂已病矣右臂何為獨完而并以酒色伐之乎勢必陰陽俱竭後即有扁鵲倉公亦且望而却走也善乎昔人之論曰服寒涼者百不一生服童便者百不一死蓋補陰而不傷陽者莫童便若也余少奉先人之教補

陰配陽之論束髮受書即耳熟焉歲庚午歸自北雍遂絕意舉子業思欲盡究黃岐諸書迄今二十餘載閱歷諸血症無慮千百療治之法稍知出入變化而終無以易乎補陰配陽之義觀潘子之論抑何實獲我心也閱是編者謂是潘子

之書也可謂是趙子之書也可患
血症者由其說謂即延趙子於家
而服其劑也可謂潘子實三折肱
之良醫而受其療治也亦無不可
時
康熙歲次壬辰季夏年家眷教弟
趙光弻拜譔

敘

嘗讀周禮一書醫人掌萬民之疾職隸天官心竊疑之何甚鄭重也及廣披軒岐之書閱爲義蘊宏深真能補造化之所未及始知良醫同於良相洵不誣已

余於己丑歲就館于新安潘子
雲師家晨夕晤對見其氣體
豐厚學盈溢必有善於調養之法因
詢其故迺謂余曰向嬰血之症勢
甚劇醫藥罔效思覓一良方又
不可得會閱本草綱目知黨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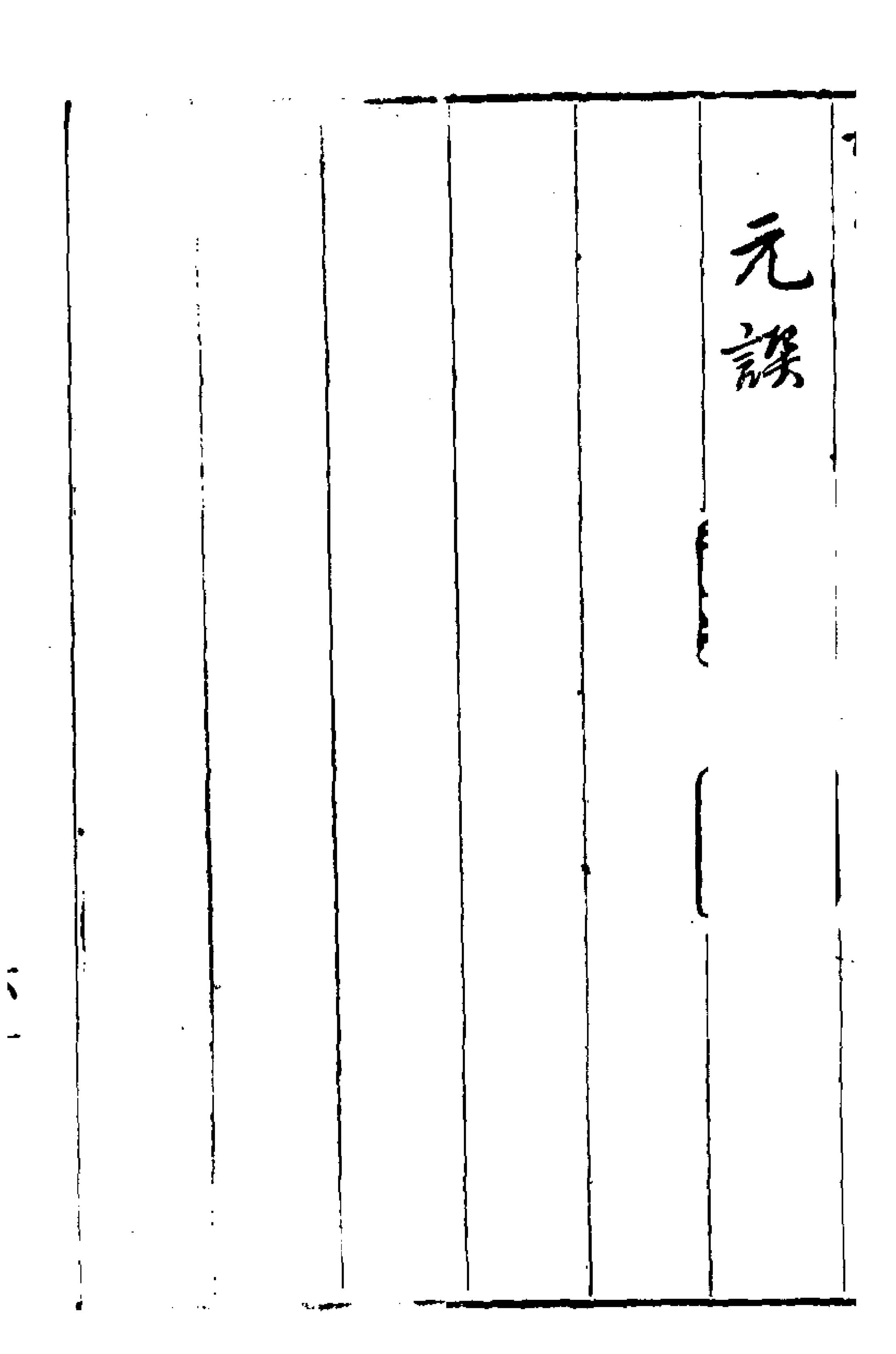
專治血症遂服之立愈今越數載精力遠勝於昔夫而後知病之所以愈之後之所以調養而適日服童便初無他法是真血症之良方也今歲季夏雲師携書一卷問叙於余余展

玩之即血症良方論其中致病之由養病之道服童便之法無不詳審精密又為苦之不可得童便而以自便代之者設一變通之途并將歷來徵驗備載於末為庸愚者儆醒懵令

縷析頗合軒岐大旨顧吾竊
雲卿之意亦深憫人之抱此症
皆不知童便之為良方遂致
損者十有六七天地以生物為
心而人即心天地之心是雖因所
未見耳所未聞猶存一疑豈明

達之念況身得其效目擊人之
服此而生不服此而死亦何忍知之
而不言言之而不盡乎故雲師
不惜勤勞搜集諸家所論益處
云服童便者融會言之而又捐
貲刊刻廣施於世以爲斯人之

指南車已抱此症者得此方
人人有起死回生之樂其利
澤及人又何可量哉然則雲
卿非知醫者[illegible]而功同於良相
矣
康熙歲次壬辰季夏安江許錫



元誤

專治血症經驗良方論

天都潘為縉雲師氏著
玉峰趙光弼方郭氏校
坦上仇一璞魯珍氏叅

血症良方論

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受天之陽氣為氣。受地之陰氣為血。天包乎地。地統乎天。故氣常有餘（二語挈宗）血常不足。經曰、年至四十。陰氣自半。而起居衰

又曰男子六十四歲而精絶。女子四十九歲而經斷。夫以陰氣之成。止供三十年之用。已先虧矣。（言之危柬）若之何而可不養耶。但孤陽不生。獨陰不成。陽和則發生。陰和則成實。陽生陰長。陽殺陰藏。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陽勝則熱。陰勝則寒。重熱則寒。重寒則熱。重陰必陽。重陽必陰。陽虛則外寒。陰虛生內熱。陽盛生外熱。陰盛生內寒。陽亢則焦

枯。陰凝則固閉。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犯賊風虛邪者。陽受之。食飲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此皆一定之理。總而言之。一身之陰陽。即為一身之氣血。然陽能統陰。陰不不能統陽。故血隨氣行。亦如夫唱婦隨。善養陰者。無有不善養陽者也。彼昧昧者。狗情縱欲。以致精氣既衰。血亦消耗泛溢。以我之所生。反為我之所賊。是亦不知養生之道者也。故補陽必

金針明度

於陰中求陽補陽而不碍肝腎則陽得陰助而生化無窮補陰必於陽中求陰補陰而不碍脾肺則陰得陽升而血脈自盛蓋血者中焦受水穀之氣取水穀之精變化而赤乃成血統於脾生於心藏於肝布於肺施於胃臟得血而能津腑得血而能潤目得血而能視舌得血而能言手得血而能持足得血而能行血為榮氣為衞晝夜循環運行不息無有感傷調理失宜遂致

陽盛陰虛。錯經妄行。火載則上行。挾濕則下行。是以上溢清道。從口鼻而出。留滯濁道。由胃脘滲入腸間。從下部而出。分經言之。嘔血吐血胃也。咳血鼻血肺也。痰中帶血脾也。咯血絲腎也。溺血出小腸膀胱也。下血大腸也。牙宣胃與腎也。又血從汗出者謂之肌衄。從舌出者謂之舌衄。心與肝也。從委中出血者謂之膕血。腎與膀胱也。無潮熱者輕。有潮熱者重。又有婦人血癥

血瘕之病。總之皆血症也。名號不一。大約俱係熱症。但有虛實新舊之不同。而或妄言為寒者誤也。然血從下流者為順。易治。血從上溢者為逆。難治。書云、形役則陽無神。靜則陰生。惟陽盛則陰必衰。陰虛則火必動。血從火起。錯經而妄行。故逆上溢口鼻。而吐衂者多。非出於肺。即出於腎。苟不分虛實。妄行劫劑。則陽不抑。日以熾。陰不補。日以消矣。故曰難治。抑陽補陰（一篇宗旨）乃其要

也。若血從下出者。非熱乘乎陰。即濕蒸於血。可清可涼者也。血成積者。非死血內凝。則瘀血未盡。可行可破者也。故曰易治。若不窮究其源。則實實虛虛之患。不能免也。據古來諸名家所論。皆云、吐血△咳血△咯血△唾血△等症。多是陽盛陰虛。故血不下行。因火炎上之勢而上出。大法、補陰抑火。使復其位。若胸中氣塞。上吐紫血者。當以順氣為主。先吐血。後見痰嗽者。是陰虛火動。先

歷陳治法如聽太翁公對文帝語意潘子亦從公秉陽慶耶

痰嗽後見紅者是積熱勞傷嘔出全是血者胃口熱極鬱蒸而出或暴吐紫血者此熱傷血死於中若吐紅俱帶痰涎一二碗不止者此是飲食不節大傷脾氣宜以健脾為要久嗽後痰中俱帶血絲者咳傷肺金宜以清肺為急唾出俱是粉紅色中帶血點者此係色慾太過腎水已竭咯出成塊者死血內凝損傷絡脈所致若盛怒後驟然吐血者此怒氣傷肝肝藏血故泛溢

而上。鼻血者。陽熱怫鬱於足陽明。故血妄行。宜以涼血行血為主。至于溺血。屬膀胱濕熱。大抵小便出血。則小腸氣秘。氣秘則便難。痛者謂之淋。不痛者謂之溺血。下血當別其色。鮮紅者為大熱。色瘀者次之。此因飲酒過多。及啖糟藏炙煿等物之故。治血症者。不可耑用血藥。蓋耑用血藥。則泥而不行。惟（處○之○摯○明○）治火則止。夫火亦不一。相火之外。又有臟腑厥陽之火。五志之動。各有火

起相火者。所謂一水不勝二火之火。出於天造。厥陽者。所謂一水不勝五火之火。出於人欲。凡有血症者。身熱脈大。是火邪勝。若身涼脈靜。是正氣將復也。他如傷寒衄血。多有在經表邪。吐血皆屬傳經裏證。以當汗不汗。熱毒入內。迫血妄行。從胃脘而出也。甚至唾膿血無不因邪熱鬱發所致。當以散邪為主。又未可以血症治也。按古方。治血症者。不可勝計。未能備載。然不

述其一二大槩。未免茫無畔岸。故採其最著者。列之于後。雖不免掛一漏萬。亦庶乎備知者之叅考耳。凡血症大約以四物湯為主。芎歸芍地是也。隨症加減。若陽乘於陰。血熱妄行。不能即止。服茜根散、茜根阿膠黃芩甘草側栢葉生地。其甚者。用四生丸、生荷葉生艾葉生栢葉生地是也。若来如湧泉。用七生湯、生荷葉生姜生地生藕汁生韭葉生茅根搗汁。磨金墨服之是

也出於胃實者用犀角地黃湯、犀角生地白芍丹皮、○虛者用建中湯、桂枝甘草大棗白芍生姜阿膠是也○氣塞者○用桃仁承氣湯、芒硝甘草大黃桂桃仁是也○內有鬱熱○用生地黃散、拘杞柴胡黃連地骨天冬白芍甘草黃芩黃芪生地熟地是也○若咳嗽咽乾勞傷肺胃○用大阿膠丸、阿膠麥冬茯神栢子仁百部根杜仲丹參貝母防風山藥五味熟地遠志人參茯苓是也○此數方

俱係古名家所定。歷有神驗。但症有不同。當因時加減。熱者。加以清熱之藥。痰勝者。加以消痰之藥。氣逆者。加以順氣之藥。實。者。攻。虛。者。補。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要未可膠柱而鼓瑟也。抑吾竊有慮者。治病之法有四。曰、望、聞、問、切。望與聞。固是上乘法。世縱不乏其人。而未可槩望之醫者。今之所恃者。惟問與切耳。而問與切。不可偏廢。每見世之看病者。問之非不甚詳。而診視脈

執醫家之真方服市僧之假藥自是抱病家通患

息。不過指頭三點。所謂脈診、神診、色診、證診、形診、五過四失。絶不叅伍其間。第就得之所問者。

俗醫伎倆不。過爾爾。

隨意用藥。脈既不能詳悉病。豈能得其本原。如水投石。固其宜也。況抱病之家。每每貪圖便利。藥不取之醫家。但求方以贖之藥舖。不論道地。不計分兩。不擇藥材之高下。不知炮製之失宜。是藥便服。以此而欲起死回生。庸可得乎。且吳

說吳下。風俗處尤。切中。膏肓但不免。要亞家揶

下風俗尤重祈禱。病愈輒歸功鬼神。甚者遂有

不藥而愈之說○嗟乎、藥果可以弗服○則羲軒岐
伯○已不必傳其說○而千百年来○諸名家之各著
其書者○亦為多事矣○豈理也哉○但、症、有、內、外○時、
有、冬、夏○體、有、虛、實○藥之溫涼寒熱○一或誤投○其
禍立見○故吾論失血一症○雖略載幾方○不過備
人查閱○而亦不可以輕服○若○服○之○可暫可常可
○暫○者○救○一○
○時○危○急○宜○要○病○不○能○必○須○常○服○方○可○除○根○
入藥亦可單服四時皆宜內外悉效無論體之
○虛○實○厚○薄吐血、嘔血、咯血、咳血、血牙宣、鼻衄、皆○可○

治者莫若童便之為第一良方也

童便

味鹹。性。溫。不。寒。無毒。素問名溲、綱目名輪迴酒、李時珍名還元湯、凡吐血、嘔血、咳血、咯血、鼻衂、牙宣、一切等症、服此一味無不立愈。服法列後、

自便

與童便之功略緩。如家貧不可得童便。以此代之。服法列後、

按童便乃津液之濁者，滲入膀胱而出。本經云：其味鹹而善走，其性溫而不寒，為除勞熱骨蒸、咳嗽吐紅及婦人產後血暈悶絕之聖藥。褚澄勞極論云：降火甚速，降血甚神，飲溲溺百不一死，服涼藥百不一生。言其功力之優勝也。其遺書又云：人喉有竅則咳血殺人，喉不停物，毫髮芥蔕必欬血，既滲入愈滲則愈欬，愈欬則愈滲，惟飲溲溺自然立愈也。可見溲溺為肺腎有

（此為金科玉律，軒岐家當奉）

（所謂展轉沉痼）

火者必須之藥。經云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夫水道者。闌門也。主分泌水穀。糟粕入太腸。水汁滲入膀胱。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之府。氣化則能出矣。陰陽應象論云。清陽為天。濁陰為地。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故清陽出上竅。濁陰出下竅也。人之所小便者。入胃亦隨脾之氣上歸於肺下通水道而入膀胱乃循其舊路也故（時珍所謂還元也）

能治肺腎諸病。引火下行。凡人精氣清者為氣。濁者為血。濁之清者為津液。清之濁者為小便。然則小便者。本與血同類也。是以尚走血分。能伏虛熱。使火不上炎。血不妄溢。而尚療諸血症也。蘇恭云、久嗽失血。以致上氣失聲者。服童便立愈。日華子亦云、咳血吐衄血悶血瘀等症。非童便不能療。故本經主治寒熱頭痛溫氣者。能除邪熱故耳。若以入藥。恭互論治陰虛咳嗽。

聲啞喉間血腥氣宜同枇杷葉天冬麥冬蘇子桑白皮沙參五味子生地欵冬花百部等藥治内傷吐血或瘀血停留作痛宜同蘇木降香茜草續斷牛膝牡丹皮蒲黃等藥治産後血暈宜同澤蘭荊芥白芷續斷延胡索牛膝蘇木等藥此耑以血分言也

若以兼治他症論如聖濟總錄以童便治頭痛 孟詵必效方以童便治骨蒸發熱 聖惠方以童便治絞腸痧痛消渴

下痢　張仲景以童便治中暑熱死　千金方以童便治金瘡出血火燒悶絶　外科發揮以童便治折傷跌撲　通變要法以童便治人咬手指　普濟方以童便治赤眼腫痛　集驗方以童便治鬼氣疰病　蘇恭本草以童便治瘕積　簡便方以童便治瘧疾渴甚腋下狐臭　海上奇方以童便解諸菜毒　救急方以童便治痔瘡腫痛　成無己以童便治傷寒少陰下

利不止乾嘔欲飲水 肘後方以童便治中惡不醒 日華子以童便治產後胞衣不下 陳藏器本草以童便治蜘蛛咬毒 集簡方以童便治勞聾已久是童便之為用亦多矣童便之為功亦大矣寧獨血症可治哉然吾專以血症言者亦以余身抱其病頗得童便之力歷有神效并目擊世之服童便而生不服童便而死者（一片婆心）不可枚舉故不憚博採而詳說之為世之抱血

症者○進一鈔劑也○余自幼寓居婁水○習舉子業○年十二三○稍知此中妙境○遂晝夜鑽研○罔顧勞苦○五年嬰咯血症○家大人見病勢甚劇○將書卷束之高閣○令默坐靜養○服參苓芍地百餘劑○勢稍減○根終未除○遂歸歛養病○二載○一歲中或發一二次○或發三四次○發時○未免神氣沮喪○精血消耗○非不竭力葆攝○究不能止其復發○時有善於內養者○授余坐功之法○亦終無益○二十歲○就

婚。吳下室人素知余多病。溫涼寒暑。曲為維持。調護。藉此少安。至二十三歲。舊症大發。每日吐血。竟至升許。兼之咳嗽氣喘。面紅潮熱。飲食少進。漸至不起。驟聞人聲稍高。便欲暈去。一日之中。昏暈者數次。奄奄一息。苦無生機。吳郡諸名醫畢集。俱束手無策。復於葺城周浦。廣請名醫診視。斟酌用藥。皆云病勢沉重。恐難痊可。舉家憂慮。無計可施。余亦自分必死。惟有撿點後事

而已○然於病中○稍可坐起○便廣搜岐黄之書○其中所載血症一條○方既紛然○論亦不一○即有經驗良方○恐藥不對症○亦不敢擅服○向於一婁水小典○得本草綱目一部○偶為詳閱○知童便一味○嵩治血症○疏註甚明○洞若觀火○據云人之有血症者○大約俱由虛火上炎冲動肺葉以火鑠金○遂致咳嗽咳之不已○而血亦隨之逆行滲漏而出○亦有不因咳嗽○而驟然吐血者○雖經絡各有不同○總由陰

此外斷無血症緣由

虛火旺血不歸經之故若服童便則引火歸原
而血亦順下各歸經絡自無妄溢之患余乃從
其說急為服之每日四五次便覺吐血稍稀服
生處在此
之數日便覺面亦不紅氣亦不喘而潮熱亦退
咳嗽亦止服之月餘血症遂愈而飲食照常行
坐如舊服之年餘血症竟不復發迄今七載服
之無間而肌膚豐潤精力遠勝於昔即居常所
服藥亦不過地黃丸加減他無所服也去歲因

往妻分析後又因伯父之喪相助料理未免間斷初意血症已久愈即不服童便或亦不至再發不意去歲三月間痰中復見血絲血點亟服（效如影響）童便數日而愈家翼六兒向年亦有血症其勢頗為沉重余力勸服童便從余說服之無間遂愈今已數年不發可見凡有血症者不可一日不服童便也每見世之治血症者輒以梔連知柏壯水以制火自以為恪遵古法然罕有奏效

者。則以用之者。未得其當也。甚而好奇者。又矯枉過正。輙云陽能統陰。血之妄行者。陰盛陽衰之故。當以扶陽為主。遂投之以乾薑肉桂等物以火。濟火自然立。斃是真速其死也。間有以秋石代者。此乃水澄火鍊真元之氣盡失。服之何益。豈若童便之功甚大。效甚速乎。故凡有血症者。家如殷實。宜置二三童子。令其多飲米汁開水。溺出白色者。日日。若無此通變法。此書服之。若貧者不可得童便。竟以自便代之。久服

便於貧○者無濟

亦必全愈余因身得其效○屢欲刊刻服法○以濟世人○顧以南北奔馳○未遑及此○今歲長夏○在鹿城小典○稍得寬閒○遂不辭溽暑○遍採諸書所言致有血症之由○惟童便可以奏效者○逐一錄之○并將服法○養病法○詳載於後○以便世之抱血症者○有所遵行○而又以余之平日所見服童便而生○不服童便而死者數人○表而出之○庶足徵予言之有據也○

觀此服童便者亦不可徒循其名

服童便法

一取童子十一二歲以下。至九歲止。擇其肥胖淨白素無疾病者。方可用其溺。若面黃體瘦。身有瘡疥者。彼旣血脈不和。正氣不足。不可用。

先清童便之源

一童子不可令其多食腥羶厚味酸鹹太過者。葢多食腥羶則其氣臊。多食酸鹹則其味苦。臨服時。必令連飲滚水數碗。或多與米飲。以助水道。使彼靜坐俟其溺至。皆色白而味淡者。服之。

若童子畏服開水。或與錢。或與菓。務誘其多飲數碗。其溺立至。愚夫愚婦之見。輒云溺為人服。童子必黃瘦。多疾病。不能長大。余服之已十餘年。童子共計有數人。皆長而有室。淨白肥胖。並無疾病。可驗俗見之誤。

一童子溺時以磁碗盛之。令去其頭尾。溺畢乘熱立飲。蓋熱則真氣尚在。其行甚速。冷則但存鹹寒之性矣。

一服童便須日進三四服。若間斷一日則從前數日之功俱廢。寒天用熱湯温碗。不至易冷。稍入姜汁或韮汁二三點。徐徐服之。自然奏效。然必於食遠時服之方有益

真過來人語

服自便法

一童便不可得。即以自便服之。效雖未及童便。久服病亦自愈。凡腥羶辛辣酸醎太過者。槩行忌食。

一服自便者。清晨起。先小解一二次。因隔宿停留。不無積熱在內。不宜服。隨將燈心湯或荳腐漿。連飲數碗。少頃溺若不來。再飲粥湯一二碗。靜坐片時。其便必至。乘熱服之。

一服自便者。原因有病而服。則氣血有虧。其溺恐未能清徹如水。若拘定雪白者。方服。（更體貼周到）一日之中。不可多得。但與淡茶色相似者。便可服也。所慮者。人病亦知禁止房事。稍愈。即忘其故我。（須時加猛省）正

不知元陽既散精氣自失雖服之無益也

一不慣服童便自便者初服時恐有惡心嘔吐等患惟屏定氣息或以指捏鼻使不知氣味一吸而盡服之既久自無此患也

養病法

一抱血症者須處靜室凝神滌慮早眠晏起不可浮躁亦不可多言浮躁則肝火易旺多言則精氣易耗皆於病體有礙故惟久於靜養其症

為急性人下一針

非惟却病且可與談禪理

自然漸愈也。

一每見已之吐紅。未免心中憂懼。鬱鬱不樂。要知病已臨身。一時料難立愈。惟將死生置之度外。百念俱空。萬緣皆息。自然心地清涼。病體痊可。古所謂有病常如無病是也。

一病中調攝甚難。飲食最要謹慎。飢固不可。飽亦不宜。清晨宜用生雞子一箇。調勻。用滾荳腐漿冲入。乘熱飲之。五更時。或用人乳一盞。亦妙。

若乳冷。用重湯溫服。至於生冷油膩。炙煿五辛
酸澁之物。俱要忌食。蓋有病之人。與無病之人
不同。無病者之飲食。皆能化為精血。有病者不（見到語）
能融化。必致停留。已然之病未痊。而未然之病
又至矣。

一病體之寒暖。亦要得宜。受寒易於增病。太熱
又助火上行。血亦隨之泛溢。務使着衣時。漸增
漸減方妙。若驟脫驟着。則氣體已虛。風邪易入。

又為下乘人說法益見作者苦心

既屬內傷。又遭外感。不大可慮乎。

一血來時。不可臥倒。臥倒則血逆上行。須將藤椅靠坐。夜則覆藉以被褥。必血稍止、方可臥。枕

口乾。略呷生地藕節湯數口。以滋津液。

一病愈後。尤宜葆攝。切不可以我病已愈。不妨任意縱恣。酒與色。務必永絕。即賭博諸事。亦不可偶為。蓋勝負之間。未免患得患失。最易升火。火既炎上。血必驟至。何可以無益之事。致敗家

喪身乎故勞力事不可為而勞心事亦不可為兢兢業業庶免病之復發古所謂無病常如有病是也

證驗

朱震亨曰余見一老婦年逾八十貌似四十者詢其故據云嘗有血症有人教服人尿服之四十餘年老健無他病其後年至九十餘可見溲溺不但能治病且能使人益壽也

李士材曰、司冦姚公、痰中帶血、喉間有血腥氣、百藥不愈、余按其脉、細而數、約有七至、此腎水竭、而相火旺之故、因進以童便之說、服之遂愈、至老不發、可見童便不但能治病○且能○使○病○不○再發也○○○

吳郡有戍衣者、素嗜酒、濕熱蒸臟腑、忽嘔血數升、立時昏暈、余呼小童以溺灌之、乃甦、扶歸、余勸之日飲自便四五次、月餘、復至余家、飲食如

舊顏色不改、可見傷於酒而致血症者服自便
即愈也

華亭有一士子、家貧不能娶、直至四旬、娶一再
醮婦、未免不謹、三四月後、咳嗽發熱、數日血如
潮湧、余令其亟服自便、并寓居菴觀、絕房事、彼
從余說、遂愈、可見傷於色慾而致血症者服自
便立愈也

武林有顯者、氣體素偉、飲啖兼人、忽嬰咯血症、

醫家知其素善飲、且多姬妾、酒後入房、勢所必有、遂進以血分藥、佐以參芪、豈知助其相火、病勢益增、余以戚末往候、進以童便之說、一服便覺稍可、服之三月、遂愈、可見酒色兩傷而致血症者、服童便亦能漸愈也。

石門一閩商、新婚數日、即遠出、未免思家念切、遂致鬱火炎蒸、吐紅不止、勢甚劇、余勸其服自便、每日四五次、數日、血遂止、可見[illegible]思而[illegible][illegible]

症者服自便立愈也

婁上有貧者、以步擔販魚為業、魚市在天妃閘、離城四廿餘里、每日傍晚、步至閘、裝魚百斤、四更挑入城、清晨赶早市、如是者年餘、得嘔血症、骨瘦如柴、坐以待斃、余勸之服自便、月餘而愈、可見勞力而致血症者服自便即愈也

休陽有業釘鐵店者、寓居婁江、性暴無子、多鬱、稍不如意、即怒甚、遂致鬱怒傷肝、吐血不止、服

平肝解鬱等藥、不效、余令以雞子荳腐漿、沖童便服之、遂愈、可見鬱怒傷肝而動血症者服童便即愈也

歙西有販豕者、酷暑中、從鄰邑挑擔、途間又經暴雨、寒暑兩感、遂致咳嗽、咳嗽不已、繼之以血、服姜桂等藥、病勢日甚、聞童便甚妙、遂服其幼子之便、竟愈、魯珍仇兄云爾、可見寒暑兩感而致血症者服童便立愈也

同郡有販苧為業者、寓居婁東、偶吐血痰數口、余曰、此血症之漸也、宜服童便、不可得、當以自便服之、彼不以為然、未幾血大至、百藥不效、因以余言質諸庸醫、醫云、小便性寒、恐妨胃氣、飲食必減、彼遂終不服、卒殞命、可見不服童服之害非淺也

世之服小便而血症立愈者甚多不服而致斃者亦不少不能備載第就目擊者略誌數人以令人警心觸目云

說得此身所關甚大躭酒色一輩冬月見之亦當汗流浹背

夫余之著是論也。因憚勤勞。而捐貲以刊是書也。又不惜工本。非素明醫理。而假此以沽名。亦非急於謀食。而藉此以取利也。余家素温飽。未嘗究心岐黃術。第見世人不思得此生甚難。受之天地。育之父母。幼既無知。失於調養。壯年已有知識。自當愛護己身。為承先啓後計。而乃縱恣無忌。或躭於酒色。或樂於鬬力。或因寒暑失時。飢飽過甚。致病之由不一。總由不惜此軀。無

幽究深薪之見善致病者方視爲老生常談耳

所不為之故及病已臨身方悔而思返延醫服藥一不效遂歸咎藥力之無功醫家之不善又另換名醫希圖立愈獨不思藥餌雖治病之物

忍盧扁亦少此立愈之藥

若犯必死之症亦非草根木實可以挽回譬如備土以防水不壅塞其涓涓之流而欲壅塞其滔天之勢備水以防火不撲滅其熒熒之光而欲撲滅其燎原之威能乎哉古聖人所以有不治已病而治未病之說也更可慨者少年顯達

清夜晚鐘驚醒許多痴夢

不思建功業。垂芳名。顧惟酒色是問。不為長夜之飲。即圖魚水之歡。奔走門下者。且多方覓丹石之藥以求媚。其為害曷可勝道。至若膏粱子弟。不事擩蒲。便崇豪飲。紅樓翠館。覓柳尋花。北里南隣。採蘭贈芍。以若所為。必致身嬰惡疾。又豈獨血症一途哉。而吾專以血症言。亦以世人因血症而殞命者。十居六七。余每每見之。心甚不忍。寤寐弗安。是以纂成此帙。刊以濟世。庶閱

顧凡有○生者

是書者人人知自養之道。人人知服童便自便（無負此廣長舌）之法。而有此症可以立愈。無此症。亦可以養安。（有廣廈萬間智次）長幼卑尊無不各遂其生。各得其所。是余之素心也。（鬼神通之）夫書將告竣。夢一羽客謂余曰。聞子有血症。良方一卷。行將付梓。請試述之。余遂將卷中所言一一告之。羽客曰。子可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蒼蒼者其默佑之乎。及覺恍乎如見。亦可驗余救世之苦心。夢寐中如或遇之矣。雖然童

便一味非上池之水橘井之泉可以起死回生延年益壽要不過以人身之水制人身之火以（在此四句著想其妙不可勝言）童稚之元陽補吾身之精氣耳所貴抱病者小心翼翼凡有礙於病者一切謹慎不為依法服（探本之論）之自然萬無一失若酒色如故飲食不節起居（如此而欲假溲溺以救之）無常是雖素無病者猶將諸病畢集況有病者（恐杯水難救車薪火耳）乎此秦緩所以不能救膏肓越人所以不能治骨髓也至於小便之源流氣化東垣已詳辨之

固無俟余之贅言已。